PL
2503
T36
V. 12

唐柳河東先生全集錄目次

書原第三十卷
寄許京兆孟容書
與楊京兆憑書
與裴塤書
與蕭翰林俛書
與李翰林建書
與顧十郎書
書原第三十一卷

與韓愈論史官書
與史官韓愈致段秀實太尉逸事書
答劉禹錫天論書
與劉禹錫論周易九六說書
答吳武陵論非國語書
與呂恭書
與呂道州溫論非國語書
與友人論文書
書原第三十二卷

答元饒州論政理書
與崔饒州論石鍾乳書
答周君巢書
與李睦州服氣書
書 原第三十三卷
與楊誨之敦勉用和書
與楊誨之疏解車義第二書
賀進士王參元失火書
書 原第三十四卷

答韋中立論師道書
答嚴厚輿論師道書
報袁君陳秀才避師名書
答韋珩示韓愈相推以文墨事書
答貢士廖有方論文書
答吳秀才謝示新文書
復杜溫夫書
上門下李夷簡相公書

河東先生全集錄卷五

書　原第三十卷

寄許京兆孟容書

宗元再拜五丈座前。伏蒙賜書誨諭。微悉重厚。欣踊恍惚。疑若夢寐。捧書叩頭。悸不自定。伏念得罪來五年。未嘗有故舊大臣肯以書見及者。何則。罪謗交積。羣疑當道。誠可怪而畏也。是以兀兀忘行。尤負重憂。殘骸餘魂。百病所集。痞結伏積。不食自飽。或時寒熱。水火互至。内消肌骨。非獨瘴癘爲也。忽奉教命。乃知幸爲大君子所宥。欲使膏肓沉沒。復起爲人。夫何素望。敢以及此。宗元早歲與

暴白素意適足見笑而自點耳不如其已

負罪者親善始奇其能謂可以共立仁義裨敎化過不自料懃懃勉勵惟以中正信義爲志以與堯舜孔子之道利安元元爲務不知愚陋不可力彊其素意如此也末路阨塞麄兀事旣壅隔佷忤貴近狂疏繆戾蹈不測之辜羣言沸騰鬼神交怒加以素卑賤暴起領事人所不信乘小人之危以快其角逐未遂之私則其人至死不服此類是也射利求進者塡門排戶百不一得一旦快意更造怨讟以此大罪之外詆訶萬端旁午搆扇便爲敵讎協心同攻外連彊暴失職者以致其事此皆丈人所聞見不敢爲他人道說懷不能已復載簡牘此人雖萬被誅戮不足塞責而豈有賞哉今其黨與幸獲寬貸各得善地無

公事、坐食俸祿、明德至渥也、尚何敢更俟除棄廢痼、以希望外之
澤哉、年少氣銳、不識幾微不知當不但欲一心直遂果陷刑法皆
自所求取得之又何怪也宗元於衆黨人中、罪狀最甚、神理降罰、
又不能即死、猶對人言語、求食自活、迷不知恥、日復一日、然亦有
大故自以得姓來二千五百年代爲冢嗣今抱非常之罪、居夷獠
之鄉、卑濕昏霧、恐一日塡委溝壑曠墜先緒、以是怛然痛恨、心骨
沸熱、煢煢孤立未有子息荒陬中少士人女子無與爲婚世亦不
肯與罪人親昵以是嗣續之重不絕如縷每當春秋時饗子立捧
奠顧眄無後繼者懍懍然欷歔惴惕恐此事便已摧心傷骨若受

恐懼憂傷百端交集而以立身一敗二語束之可爲

鋒刃此誠丈人所共憫惜也先墓在城南無異子弟爲主獨託村隣自譴逐來消息存亡不一至鄉閭主守者固以益怠晝夜哀憤懼便毀傷松栢芻牧不禁以成大戾近世禮重拜掃今已闕者四年矣每遇寒食則北向長號以首頓地想田野道路士女遍滿皂隷庸丐皆得上父母丘墓馬醫夏畦之鬼無不受子孫追養者然此已息望又何以云哉城西有數頃田樹果數百株多先人手自封植今已荒穢恐便斬伐無復愛惜家有賜書三千卷尚在善和里舊宅宅今已三易主書存亡不可知皆付受所重常繫心腑然無可爲者立身一敗萬事瓦裂身殘家破爲世大僇復何敢更望

年少氣銳不自貴重者之大戒

歷引古人遇又入著書一路

大君子撫慰收卹尚置人數中耶是以當食不知辛鹹節適洗沐盥漱動逾歲時一搔皮膚塵垢滿爪誠憂恐悲傷無所告愬以至此也自古賢人才士秉志遵分被謗議不能自明者僅以百數故有無兄盜嫂娶孤女云撾婦翁者然賴當世豪傑分明辨別卒光史籍管仲遇盜升為功臣匡章被不孝之名孟子禮之今已無古人之實為而有詬欲望世人之明已不可得也直不疑買金以償同舍劉寬下車歸牛鄉人此誠知疑似之不可辯非口舌所能勝也鄭詹東縛於晉終以無死鍾儀南音卒獲返國叔向囚虜自期必免范座騎危以生易死蒯通據鼎耳為齊上客張蒼韓信伏斧

鑽終取將相。鄒陽獄中以書自活。賈生斥逐復召宣室。倪寬擯死
後至御史大夫。董仲舒劉向下獄當誅。爲漢儒宗。此皆瓌偉博辯
奇壯之士。能自解脫。今以恇怯淟涊。下才末技。又嬰恐懼痼病。雖
欲慷慨攘臂。自同昔人。愈疎闊矣。賢者不得志於今。必取貴於後
古之著書者皆是也。宗元近欲務此。然力薄才劣。無異能解。雖欲
秉筆覼（音力禾切）縷。神志荒耗。前後遺忘。終不能成章。往時讀書自以
不至觝滯。今皆頑然無復省錄。每讀古人一傳。數紙已後（嗚咽）則再三
伸卷復觀姓氏。旋又廢失。假令萬一除刑部囚籍。復爲上列。亦不
堪當世用矣。伏惟興哀於無用之地。垂德於不報之所。但以通家

宗祀爲念有可動心者操之勿失不敢望歸掃塋域退託先人之廬以盡餘齒姑遂少北益輕瘴癘就婚娶求胤嗣有可付託即冥然長辭如得甘寢無復恨矣書辭繁委無以自道然即文以求其志君子固得其肺肝焉無任懇戀之至不宣宗元再拜

人人道此書擬司馬氏吾則曰哀如屈原

與楊京兆憑書

月日宗元再拜獻書文人役人胡要返命奉教誨壯厲感發鋪陳廣大上言推延賢雋之道難於今之世次及文章末以愚蒙剝喪頓悴無以守宗族復田畝爲念憂憫備極不惟其親密故舊是與復有公言顯賞許其素尚而激其忠誠者用是踊躍敬懼類嚮時所被簡牘萬萬有加焉故敢悉其愚以獻左右大凡薦舉之道古人之所謂難者其難非苟一而已矣知之難言之難聽信之難夫人有有之而恥言之者有有之而樂言之者有無之而工言之者有無之而不言似有之者有之而恥言之者上也雖舜猶難知之

至言極論此即近世所謂假道學也聖人之道不益

孔子亦曰失之子羽下斯而言知而不失者妄矣有之而言之者次也德如漢光武馮衍不用才如王景略以尹緯爲令史是皆終日號鳴大吒而卒莫之省無之而工言者賊也趙括得以代廉頗馬謖得以惑孔明今之若此類者不乏於世將相大臣聞其言而必能辨之者亦妄矣無之而不言者土木類也周仁以重臣爲二千石許靖以人譽而致位三公近世尤好此類以爲長者最得薦寵夫言朴愚無營者其於田野鄉閭爲匹夫雖稱爲長者可也自抱關擊柝以往則必敬其事愈上則及物者愈大何事無用之朴哉今之言曰某子長者可以爲大官類非古之所謂長者也則必

于世用觀明
末允信

土木而已矣夫捧土揭木而致之巖廊之上蒙以紱冕翼以徒隸
趨走其左右豈有補於萬民之勞苦哉聖人之道不益於世用凡
以此也故曰知之難孔子曰仁者其言也訒孟子病未同而言然
則彼未吾信而吾告之以士必有三間是將曰彼誠知士歟知文
歟疑之而未重一間也又曰彼無乃私好歟交以利歟二間也又
曰彼不足我而惎我哉茲咈吾事三間也畏是而不言故曰言之
伸縮妙
難言而有是患故曰聽信之難唯明者爲能得其所以薦得其所
以聽二不至則不可冀矣然而君子不以言聽之難而不務取士
士理之本也苟有司之不吾信吾知之不捨其必有信吾者矣苟

中唐文盛上埒西漢先生見此最早

知之雖無有司而士可以顯則吾一旦操用人之柄其必有施矣故公卿之大任莫若索士士不預備而熟講之卒然君有問焉宰相有咨焉有司有求焉其無所以應之則大臣之道或闕故不可憚煩也今之世言士者先文章文章士之末也然立言存乎其中即末而操其本可十七八未易忽也自古文士之多莫如今今之後生爲文希屈馬者可得數人希王褒劉向之徒者又可得十人至陸機潘岳之比累累相望若皆爲之不已則文章之大盛古未有也後代乃可知之今之俗耳庸目無所取信傑然特異者乃見此耳丈人以文律通流當世叔仲鼎列天下號爲文章家今又生敬

漸牽引入末段矣章法蛛絲馬跡

之敬之希屈馬者之一也天下方理平今之文士咸能先理理不一斷於古書老生直趣堯舜大道孔氏之志明而出之又古之所難有也然則文章未必為士之末獨采取何如耳宗元自小學為文章中間幸聯得甲乙科第至尚書郎專百官章奏然未能究知為文之道自貶官來無事讀百家書上下馳騁乃少得知文章利病去年吳武陵來美其齒少才氣壯健可以興西漢之文章日與之言因為之出數十篇書庶幾鏗鏘陶冶時時得見古人情狀然彼古人亦人耳夫何遠哉凡人可以言古不可以言今桓譚亦云親見楊子雲容貌不能動人安肯傳其書誠使博如莊周哀如屈

一字品題千秋莫易

原與如孟軻壯如李斯峻如馬遷富如相如明如賈誼專如楊雄猶爲今之人則世之高者至少矣由此觀之古之人未必不薄於當世而榮於後世也若吳子之文非丈人無以知之獨恐世人之才高者不肯久學無以盡訓詁風雅之道以爲一世甚盛若宗元者才力缺敗不能遠騁高厲與諸生摩九霄撫四海夸耀於後之人矣何也凡爲文以神志爲主自遭責逐繼以大故荒亂耗竭又常積憂恐神志少矣所讀書隨又遺忘一二年來痞氣尤甚加以衆疾動作不常眊眊然騷擾內生霾霧填擁慘沮雖有意窮文章而病奪其志矣每聞人大言則蹶氣震怖撫心按膽不能自止又

永州多火災。五年之間。四爲大火所迫。徒跣走出。壞牆穴牖。僅免燔灼。書籍散亂毀裂。不知所往。一遇火恐。累日茫洋。不能出言。又安能盡意於筆硯。矻矻自苦。以傷危敗之魂哉。中心之悃愊鬱結。具載所獻許京兆丈人書。不能重煩於陳列。凡人之黜棄。皆望望思得效用。而宗元獨以無有是念。自以罪大不可解。才質無所入。苟焉以敍憂慄爲幸。敢有他志。伏以先君稟孝德。秉直道。高於天下。仕再登朝至六品官。宗元無似。亦嘗再登朝至六品矣。何以堪此。且柳氏號爲大族。五六從以來。無爲朝士者。豈愚蒙獨出數百人右哉。以是自忖。官已過矣。寵已厚矣。夫知足與知止異。宗元知

足矣若便止不受祿位亦所未能今復得好官猶不辭讓何也以人望人尚足自進如其不至則故無憾進取之志息矣身世孑然無可以為家雖甚崇寵之孰與為榮獨恨不幸獲託姻好而早凋落寡居十餘年嘗有壹男子然無一日之命至今無以託嗣續恨痛常在心目孟子稱不孝有三無後為大今之汲汲於世者唯懼此而已矣天若不棄先君之德使有世嗣或者猶望延壽命以及大宥得歸鄉閭立家室則子道畢矣過是而猶競於寵利者天厭之天厭之丈人旦夕歸朝廷復為大僚伏惟以此為念流涕頓顙布之座右不勝感激之至宗元再拜

攤紙濡筆磊磊快意其中更多名言余尤感先生官京師文望已屬赫然有聲猶自謂未究爲文之道而知其利病也前朝士夫幸獵高第竊浮名即儼然以爲古今文字非我莫能知而愛憎任意讀此得無恧顏

與裴塤書

應叔十四兄足下比得書示勤勤不以僕罪過為大故有動止相憫者僕望已矣世所共棄唯應叔輩一二公獨未耳僕之罪在年少好事進而不能止儔輩恨怒以先得官又不幸早嘗與游者居權衡之地十薦賢幸乃一售不得者譸張排根僕可出而辯之哉性又倨野不能摧折以故名益惡勢益險有喙有耳者相郵傳作醜語不知其卒云何中心之悠尤若此而已既受禁錮而不能即死者以為久當自明今亦久矣而嗔罵者尚不肯已堅然相白者無數人聖上日與太平之理不貢不王者悉以誅討而制度大立

（未字酸心）

長使僕輩爲匪人耶其終無以見明而不得擊壤鼓腹樂堯舜之道耶且天下熙熙而獨呻吟者四五人何其憂裕者博而局束者寡其爲不一徵也何哉大和蒸物燕谷不被其煦一鄒子尚能耻之今若應叔輩知我豈下鄒子哉然而不耻者何也河北之師當已平奚虜聞吉語矣然若僕者承大慶之後必有殊澤流言飛文之罪或者其可以已乎幸致數百里之北使天下之人不謂僕爲明時異物死不恨矣金州考績已久獨蕆(蔵同)然不遷者何耶十二兄宜當更轉右職十四兄嘗得數書無恙兄顧惟僕之窮途得無意乎北當大寒人愈平和惟楚南極海玄冥所不統炎昏多疾氣

窮途淒絕

力益劣昧昧然人事百不記一捨憂慄則怠而睡耳偶書如此不

宣宗元再拜

【備考】裴塤（封叔弟）河北之師（討王承宗承宗之先武俊本奚契丹種故曰奚虜）金州（即封叔）

親故相知以詰責爲祈請

與蕭翰林俛書

思謙兄足下。昨祁縣王師範過永州。為僕言。得張左司書。道思謙蹇然有當官之心。乃誠助太平者也。僕聞之。喜甚。然徵王生之說。僕豈不素知耶。所喜者。耳與心叶。果於不謬焉爾。僕不幸。嚮者進當臲（倪結切）卼（五忽切）不安之勢。平居閉門。口舌無數。況又有久與游者。乃岌岌而操其間。其求進而退者。皆聚為仇怨。造作粉飾。蔓延益肆。非的然昭晰。自斷於內。則孰能了僕於冥冥之間哉。然僕當時年三十三。甚少。自御史裏行。得禮部員外郎。超取顯美。欲免世之求進者。怪怒媢嫉。其可得乎。凡人皆欲自達。僕先得顯處。才不

淒風苦雨之
音

能踰同列名不能壓當世世之怒僕宜也與罪人交十年官又以
是進辱在附會聖朝弘大貶黜甚薄不能塞衆人之怒謗語轉移
囂囂嗷嗷漸成怪民飾智求仕者更言僕以悅讎人之心日爲新
奇務相喜可自以速援引之路而僕輩坐益困辱萬罪橫生不知
其端伏自思念過大恩甚乃以致此悲夫人生少得六七十者今
已三十七矣長來覺日月益促歲歲更甚大都不過數十寒暑則
無此身矣是非榮辱又何足道云云不已秖益爲罪兄知之勿爲
他人言也居蠻夷中久慣習炎毒昏眊重膇意以爲常忽遇北風
晨起薄寒中體則肌革慘懍毛髮蕭條瞿然注視怵惕以爲異候

意緒殆非中國人楚越間聲音特異鴂舌啅譟今聽之怡然不怪已與為類矣家生小童皆自然嘵嘵晝夜滿耳聞北人言則啼呼走匿雖病夫亦怛然駭之出門見適州閭市井者其十有八九杖而後興自料居此尚復幾何豈可更不知止言說長短重為一世非笑哉讀周易困卦至有言不信尚口乃窮也往復益喜曰嗟乎余雖家置一喙以自稱道詬益甚耳用是更樂瘖默思與木石為徒不復致意今天子興教化定邪正海內皆欣欣怡愉而僕與四五子者獨淪陷如此豈非命歟命乃天也非云云者所制余又何恨獨喜思謙之徒遭時言道道之行物得其利僕誠有罪然豈不

陡然吐氣然此事必須擔當得來

在一物之數耶身被之目覩之足矣何必攘袂用力而矜自我出耶果矜之又非道也事誠如此然居理平之世終身爲頑人之類猶有少恥未能盡忘儻因賊平慶賞之際得以見白使受天澤餘潤雖朽枿敗腐不能生植猶足蒸出芝菌以爲瑞物一釋廢錮移數縣之地則世必曰罪稍解矣然後收召魂魄買土一廛爲耕甿朝夕謳謠使成文章庶木鐸者采取獻之法宮增聖唐大雅之什雖不得位亦不虛爲太平之人矣此在望外然終欲爲兄一言焉

宗元再拜

韓詩同官盡材俊云云亦可爲造作粉飾之一徵矣前之求進

而退者卽今之務爲新奇自以速援引之路者皆實話實情別非飾說○同時數書哀慈急管此書末段稍自振厲如聞韶夏之音

射工即詩春秋所謂蜮也

與李翰林建書

杓直足下。州傳遽至。得足下書。又於夢得處得足下前次一書。意皆勤厚。莊周言逃蓬藋者。聞人足音。則跫然喜。僕在蠻夷中。比得足下二書。及致藥餌。喜復何言。僕自去年八月來。痞疾稍已。往時間一二日作。今一月乃二三作。用南人檳榔餘甘。破決壅隔大過。陰邪雖敗。已傷正氣。行則膝顫。坐則髀痺（髀皮去聲）。所欲者補氣豐血。強筋骨。輔心力。有與此宜者。更致數物。得良方偕至。益善。永州於楚爲最南。狀與越相類。僕悶即出游。游復多恐。涉野則有蝮虺大蜂。仰空視地。寸步勞倦。近水即畏射工沙虱。含怒竊發。中人形影。

動成瘡痏時到幽樹好石暫得一笑已復不樂何者譬如囚拘圜
土一遇和景負牆搔摩伸展支體當此之時亦以為適然顧地窺
天不過尋丈終不得出豈復能久為舒暢哉明時百姓皆獲歡樂
僕士人頗識古今理道獨愴愴如此誠不足為理世下執事至比
愚夫愚婦又不可得竊自悼也僕曩時所犯足下適在禁中備觀
本末不復一一言之今僕癃殘頑鄙不死幸甚苟為堯人不必立
事程功唯欲為量移官差輕罪累即便耕田藝麻取老農女為妻
生男育孫以供力役時時作文以詠太平摧傷之餘氣力可想假
令病盡已身復壯悠悠人世不過為三十年客耳前過三十七年

與瞬息無異復所得者其不足把翫亦已審矣杓直以爲誠然乎

僕近求得經史諸子數百卷嘗候戰悸稍定時即伏讀頗見聖人用心賢士君子立志之分著書亦數十篇心病言少次第不足遠寄但用自釋貧者士之常今僕雖羸餒亦甘如飴矣足下言已白常州煦僕僕豈敢衆人待常州耶若衆人即不復煦僕矣然常州未嘗有書遺僕僕安敢先焉裴應叔蕭思謙僕各有書足下求取觀之相戒勿示人敦詩在近地簡人事今不能致書足下默以此書見之勉盡志慮輔成一王之法以宥罪戾不悉某白

比愚夫愚婦不可得何言之悲也後更以達觀語助其悲哀

補人大抵當用此法非獨門生

與顧十郎書

四月五日門生守永州司馬員外置同正員柳宗元謹致書十郎凡號門生而不知恩之所自者非人也纓冠束衽而趨以進者咸曰我知恩知恩則惡乎辨然而辨之亦非難也大抵當隆赫柄用而蜂附蟻合喣喣趄趄便僻匍匐以非乎人而售乎己若是者一旦勢異則電滅颷逝不爲門下用矣其或少知恥懼恐世人之非已也則矯於中以貌於外其實亦莫能至焉然則當其時而確固自守蓄力秉志不爲嚮者之態則於勢之異也固有望焉大凡以文出門下由庶士而登司徒者七十有九人執事試追狀其態則

果能効用者出矣然而中間招衆口飛語譁然譸張者豈他人耶夫固出自門下賴中山劉禹錫等遑遑惕憂無日不在信臣之門以務白大德順宗時顯贈榮謚揚于天官敷于天下以為親戚門生光寵不意璅璅者復以病執事此誠私心痛之堙鬱洶湧不知所發常以自憾在朝不能有奇節宏議以立於當世卒就廢逐居窮厄又不能著書斷往古明聖法以致無窮之名進退無以異於衆人不克顯明門下得士之大今抱德厚蓄憤悱思有以効于前者則旣乖謬于時離散擯抑而無所施用長為孤囚不能自明恐執事終以不知其始僂蹇退匿者將以有為也猶流于嚮時求進

者之言而下情無以通盛德無以酬用爲大恨固常不欲言之今懼老死瘴土而他人無以辨其志故爲執事一出之古之人恥躬之不逮儻或萬萬有一可冀復處人間則斯言幾乎踐矣因言感激涙然出涕書不能既宗元謹再拜

備考　顧十郎　子厚老師顧少連十郎其子也少連少子師閔豈十郎即師閔歟

書原第三十一卷

與韓愈論史官書

正月二十一日某頓首十八丈退之侍者前獲書言史事云具與劉秀才書及今乃見書藁私心甚不喜與退之往年言史事甚大謬若書中言退之不宜一日在館下安有探宰相意以爲苟以史榮一韓退之耶若果爾退之豈宜虛受宰相榮已而冒居館下近密地食奉養役使掌固利紙筆爲私書取以供子弟費古之志於道者不若是且退之以爲紀錄者有刑禍避不肯就尤非也史以名爲襃貶猶且恐懼不敢爲設使退之爲御史中丞大夫其襃貶

摭截

兩詰如空中之霆先聲奪人賀戰勝者屢集矣

成敗人愈益顯其宜恐懼尤大也則又將揚揚入臺府美食安坐行呼唱於朝廷而已耶在御史猶爾設使退之爲宰相生殺出入升黜天下士其敵益衆則又將揚揚入政事堂美食安坐行呼唱於內庭外衢而已耶何以異不爲史而榮其號利其祿者也又言不有人禍則有天刑若以罪夫前古之爲史者然亦甚惑凡居其位思直其道道苟直雖死不可回也如回之莫若亟去其位孔子之困于魯衛陳宋蔡齊楚者其時暗諸侯不能以也其不遇而死不以作春秋故也當其時雖不作春秋孔子猶不遇而死也若周公史佚雖紀言書事猶遇且顯也又不得以春秋爲孔子累范曄

正兵相接游兵助之心搖相亂

悖亂雖不爲史其族亦赤司馬遷觸天子喜怒班固不檢下崔浩沽其直以鬬暴虜皆非中道左丘明以疾盲出於不幸子夏不爲史亦盲不可以是爲戒其餘皆不出此是退之宜守中道不忘其直無以他事自恐退之之恐唯在不直不得中道刑禍非所恐也凡言二百年文武事多有誠如此者今退之曰我一人也何能明則同職者又所云若是後來繼今者又所云若是人人皆曰我一人則卒誰能紀傳之耶如退之但以所聞知孜孜不敢怠同職者後來繼今者亦各以所聞知孜孜不敢怠則庶幾不墜使卒有明也不然徒信人口語每每異辭日以滋久則所云磊磊軒天地者

決必不沉沒且亂雜無可考非有志者所忍恣也果有志豈當待人督責迫蹙然後爲官守耶又凡鬼神事眇茫荒惑無可準明者所不道退之之智而猶懼於此今學如退之辭如退之好言論如退之慷慨自爲正直行行焉如退之猶所云若是則唐之史述其卒無可託乎明天子賢宰相得史才如此而又不果甚可痛哉退之宜更思可爲速爲果卒以爲恐懼不敢則一日可引去又何以云行且謀也今當爲而不爲又誘館中他人及後生者此大惑已不勉已而欲勉人難矣哉

韓書偃蹇有隙可乘子厚張三軍以臨之于春秋數大戰中彷

佛晉文公城濮之役○似只循原書逐段辨而首尾渾成前後絕迹殆神明于法者

與史官韓愈致段秀實太尉逸事書

荅書今逸韓文之未及收拾者多矣

退之館下。前者書進退之。力史事。奉荅。誠中吾病。若疑不得實。未即籍者。諸皆是也。退之平生不以不信見遇。竊自冠好遊邊上。問故老卒吏。得段太尉事最詳。今所趨走州刺史崔公。時賜言事。又具得太尉實跡。參校備具。太尉大節。古固無有。然人以為偶一奮遂名無窮。今大不然。太尉自有難在軍中。其處心未嘗虧側。其蒞事無一不可紀。會在下名未達。以故不聞。非直以一時取怱為諒也。史遷死。退之復以史道在職。宜不苟過日時。昔與退之期為史志甚壯。今孤囚廢錮。連遭瘴癘。羸頓朝夕就死。無能為也。第不能

竟其業若太尉者宜使勿墜太史遷言荆軻徵夏無且言大將軍徵蘇建言留侯徵画容貌今孤因賤辱雖不及無且建等然比画工傳容貌尚差勝春秋傳所謂傳信傳著雖孔子亦猶是也竊自以爲信且著其逸事有狀

勝上史舘狀

良然

答劉禹錫天論書

宗元白發書得天論三篇以僕所爲天說爲未究欲畢其言始得之大喜謂有以開明吾志慮及詳讀五六日求其所以異吾說卒不可得其歸要曰非天預乎人也凡子之論乃吾天說傳疏耳無異道焉諄諄佐吾言而曰有以異不識何以爲異也子之所以爲異者豈不以贊天之能生植也歟夫天之能生植久矣不待贊而顯且子以天之生植爲人耶抑自生而植乎若以爲爲人則吾愈不識也若果以爲自生而植則彼自生而植耳何以異夫果蓏之自爲果蓏癰痔之自爲癰痔草木之自爲草木耶是非爲蟲謀明

劉之說今學者猶廻之

矣猶天之不謀乎人也彼不我謀而我何爲務勝之耶子所謂交勝者若天恒爲惡人恒爲善人勝天則善者行是又過德乎人過罪乎天也又曰天之能者生植也人之能者法制也是判天與人爲四而言之者也余則曰生植與災荒皆天也法制與悖亂皆人也二之而已其事各行不相預而凶豐理亂出焉究之矣凡子之辭枝葉甚美而根不直取以遂焉又子之喻乎旅者皆人也而一曰天勝焉一曰人勝焉何哉莽蒼之先者力勝也邑郛之先者智勝也虞芮力窮也匡宋智窮也是非存亡皆未見其可以喻乎天者若子之說要以亂爲天理理爲人理耶謬矣若操舟之言人與

天者愚民恒說耳幽厲之云爲上帝者爲所歸怨之辭耳皆不足諭乎道子其熟之無羨言侈論以益其枝葉姑務本之爲得不亦裕乎獨所謂無形爲無常形者甚善宗元白

堂上人勘是非曲直按柳州此卷惟與韓論史官書大暢辨才如恐不勝答劉以下咸若摧枯拉朽耳

與劉禹錫論周易九六說書

見與董生論周易九六義取老而變以爲畢中和承一行僧得此說異孔穎達疏而以爲新奇彼畢子董子何膚末於學而遽云云也都不知一行僧承韓氏孔氏說而果以爲新奇不亦可笑矣哉韓氏注乾之策二百一十有六曰乾一爻三十有六策則是取其過揲四分而九也坤之策一百四十有四曰坤一爻二十四策則是取其過揲四分而六也孔穎達等作正義論云九六有二義其一者曰陽得兼陰陰不得兼陽其二者曰老陽數九老陰數六二者皆變用周易以變者占鄭玄注易亦稱以變者占故云九六也

所以老陽九老陰六者九過揲得老陽六過揲得老陰此具在正
義乾篇中周簡子之說亦若此而又詳備何畢子董子之不睎其
書而妄以口承之也君子之學將有以異也必先究窮其書究窮
而不得焉乃可以立而正也今二子尚未能讀韓氏注孔氏正義
是見其道聽途說者又何能知所謂易者哉足下取二家言觀之
則見畢子董子膚末於學而遽云云也足下所爲書非元凱兼三
易者則諸若曰孰與穎達者則此說乃穎達說也非一行僧畢子
董子能有異者也無乃卽其謬而承之者歟觀足下出入筮數考
校左氏今之世罕有如足下求易之悉者也然務先窮昔人書有

不可者而後革之則大善謹之勿遽宗元白

備考 韓氏 韓康伯承其師王弼上下經易注而補其全

二子見之得不面熱內慙思欲自截其舌乎余謂六經義蘊漢唐註疏畧備矣舍此而務爲新奇其不爲董畢之續者有幾

造語○肯如此寵與後進亦難

答吳武陵論非國語書

濮陽吳君足下僕之爲文久矣然心少之不務也以爲是特博奕之雄耳故在長安時不以是取名譽意欲施之事實以輔時及物爲道自爲罪人捨恐懼則閑無事故聊復爲之然而輔時及物之道不可陳于今則宜垂于後言而不文則泥然則文者固不可少耶拘囚以來無所發明蒙覆幽獨會足下至然後有助我之道一觀其文心朗目舒炯若深井之下仰視白日之正中也足下以超軼如此之才每以師道命僕僕滋不敢僕每爲一書足下必大光耀以明之固又非僕之所安處也若非國語之說僕病之久嘗難

言于世俗今因其閒也而書之恒恐後世之知言者用是詬病狐
疑猶豫伏而不出累月方示足下足下乃以爲當僕然後敢自是
也呂道州善言道亦若吾子之言意者斯文殆可取乎夫爲一書
務富文采不顧事實而益之以誣怪張之以闊誕以炳然誘後生
而終之以僻是猶用文錦覆陷穽也不明而出之則顚者衆矣僕
故爲之標表以告夫遊乎中道者焉僕無聞而甚陋又在黜辱居
泥塗若蝦蛭然雖鳴其聲音誰爲聽之獨賴世之知言者爲準不
知言而罪我者吾不有也僕又安敢期如漢時列官以立學故爲
天下笑耶是足下之愛我厚始言之也前一通如來言以汙篋牘

此在明聖人之道微足下僕又何託焉不悉宗元白

余讀漢書所
載李少卿歌

與呂恭書

宗元白元生至得弟書甚善諸所稱道具之元生又持部中廬墓父者所得石書模其文示余云若將聞於上余故恐而疑焉僕早好觀古書家所蓄晉魏時尺牘甚具又二十年來徧觀長安貴人好事者所蓄殆無遺焉以是善知書雖未嘗見名氏亦望而識其時也又文章之形狀古今特異弟之精敏通達夫豈不究於此今視石文署其年曰永嘉其書則今田野人所作也雖支離其字尤不能近古為其永字等頗效王氏變法皆永嘉所未有辭尤鄙近若今所謂律詩者晉時蓋未嘗為此聲大謬妄矣又言植松烏擢

因疑蘇李五言詩非二人作亦以其時之聲測之韓公鄠人對略同

之怪而掘其土得石尤不經難信或者得無姦爲之乎且古之言葬者藏也壞樹之而君子以爲議況廬而居者其足尚之哉聖人有制度有法令過則爲辟故立大中者不尚異敎人者欲其誠是故惡夫飾且僞也過制而不除喪宜廬於庭而矯於墓者大中之罪人也況又出怪物詭神道以姦大法而因以爲利乎夫僞孝以姦利誠仁者不忍擿過恐傷於敎也然使僞可爲而利可冒則敎益壞若然者勿與知焉可也伏而不出之可也以大夫之政良而吾子贊焉固無闕遺矣作東郛改市鄽去比竹茨草之室而埴土大木陶甄梓匠之工備孽火不得作化惰窳之俗絕偷浮之源而

條桑浴種深耕易耨之力用寬徭嗇貨均賦之政起其道美矣於斯也慮善善之過而莫之省誠慤之道少損故敢私言之夫以淮濟之淸有玷焉若秋豪固不爲病然而萬一離婁子眇然睨之不若無者之快也想黙已其事毋出所置書幸甚

辨而正是時呂敬叔所佐者江西觀察韋丹也君子成人之美自不樂其有秋毫之玷矣

與呂道州溫論非國語書

四月三日宗元白化光足下近世之言理道者衆矣率由大中而出者咸無焉其言本儒術則迂廻茫洋而不知其適其或切於事則苛峭刻覈不能從容卒泥乎大道甚者好怪而妄言推天引神以爲靈奇恍惚若化而終不可逐故道不明於天下而學者之至少也吾自得友君子而後知中庸之門戶階室漸染砥礪幾乎道眞然而常欲立言垂文則恐而不敢今動作悖謬以爲僇於世身編夷人名列囚籍以道之窮也而施乎事者無日故乃挽引強爲小書以志乎中之所得焉嘗讀國語病其文勝而言尨好詭以反

倫其道舛逆而學者以其文也咸嗜悅焉伏膺呻吟者至比六經則溺其文必信其實是聖人之道翳也余勇不自制以當後世之詬怒輒乃黜其不臧救世之謬凡為六十七篇命之曰非國語既就累日怏怏然不喜以道之難明而習俗之不可變也如其知我者果誰歟凡今之及道者果可知也已後之來者則吾未之見其可忽耶故思欲盡其瑕纇以別白中正度成吾書者非化光而誰李景儉字致用輒令往一通惟少留視役慮以卒相之也往時致用作孟子評有韋詞者告余曰吾以致用書示路子路子曰善則善矣然昔之為書者豈若是摭前人耶韋子賢斯言也余曰致用之志以明道也

非以撫孟子蓋求諸中而表乎世焉爾今余爲是書非左氏尤甚若二子者固世之好言者也而猶出乎是况不及是者滋衆則余之望乎世者愈狹矣卒如之何苟不悖於聖道而有以啓明者之慮則用是罪余者雖累百世滋不憾而恧焉於化光何如哉激乎中必厲乎外想不思而得也宗元白

六十七篇子厚平生學術醇駁具見焉惜未有明者遴其合乎道者著之離者去之蓋呂溫之才大出柳下武陵薗甚少方師資請業之不暇敢去取自任乎此非國語書後人所爲爭相排擊也

知此然後可以懸衡文字

與友人論文書

古今號文章爲難足下知其所以難乎非謂比興之不足恢拓之不遠鑽礪之不工頗纇之不除也得之爲難知之愈難耳苟或得其高朗探其深賾雖有蕪敗則爲日月之蝕也大圭之瑕也曷足傷其明黜其寶哉且自孔氏以來茲道大闡家修人勵刓精竭慮者幾千年矣其間耗費簡札役用心神者其可數乎登文章之籙波及後代越不過數十人耳其餘誰不欲爭裂綺繡互攀日月高視於萬物之中雄峙於百代之下乎率皆縱臾而不克躑躅而不進力蹶勢窮吞志而沒故曰得之爲難嗟乎道之顯晦幸不幸繫

為當時駢儷首發

焉談之辯訥升降繫焉鑒之頗正好惡繫焉文之廣狹屈伸繫焉則彼卓然自得以奮其間者合乎否乎是未可知也而又榮古虐今者比肩疊跡大抵生則不遇死而垂聲者衆焉楊雄沒而法言大興馬遷生而史記未振彼之二才且猶若是況乎未甚聞著者哉固有文不傳於後祀聲遂絕於天下者矣故曰知之愈難而爲文之士亦多漁獵前作戕賊文史抉其意抽其華置齒牙間遇事蠭起金聲玉耀誑聾瞽之人徼一時之聲雖終淪棄而其奪朱亂雅爲害已甚是其所以難也間聞足下欲觀僕文章退發囊笥編其蕪穢心悸氣動交於胸中未知孰勝故久滯而不往也今往僕

所著賦頌碑碣文記議論書序之文凡四十八篇合爲一通想令治書者頭吟諷之也擊轅拊缶必有所擇顧鑒視何如耳還以一字示褒貶焉

諸論文文字中最炳藻

答元饒州論政理書

奉書辱示以政理之說及劉夢得書往復甚善類非今之長人者之志不惟充賦稅養祿秩足已而已獨以庶富且教爲大任甚盛甚盛孔子曰吾與回言終日不違如愚然則蒙者固難曉必勞申諭乃得悅服用是尚有一疑焉兄所言免貧病者而不益富者稅此誠當也乘理政之後固非若此不可不幸乘弊政之後其可爾耶夫弊政之大莫若賄賂行而征賦亂苟然則貧者無貲以求於吏所謂有貧之實而不得貧之名富者操其贏以市於吏則無富

之名而有富之實貧者愈困餓死亡而莫之省富者愈恣橫侈泰而無所忌況若所遇如是則將信其故乎是不可懼撓人而終不問也固必問其實問其實則貧者固免而富者固增賦矣安得持一定之論哉（評轉即透）若曰止免貧者而富者不問則僥倖者衆皆挾重利以邀貧者猶若不免焉若曰檢富者懼不得實而不可增焉則貧者亦不得實不可免矣（透）若皆得實而故縱以為不均何哉孔子曰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貧而患不安今富者稅益少貧者不免於捃拾以輸縣官其為不均大矣非唯此而已必將服役而奴使之多與之田而取其半或乃取其一而收其二三主上思人之勞苦

（元意政如是）

或減除其稅則富者以戶獨免而貧者以受役卒輸其二三與半焉是澤不下流而人無所告訴其爲不安亦大矣夫如是不一定經界覈名實而姑重改作其可理矣乎富室貧之母也誠不可破壞然使其大倖而役於下則又不可兄云懼富人流爲工商浮窳蓋甚急而不均則有此耳若富者雖益賦而其實輸當其十一猶足安其堵雖驅之不肯易也檢之逾精則下逾巧誠如兄之言管子亦不欲以民產爲征故有殺畜伐木之說今若非市井之征則捨其產而唯丁田之問推以誠質示以恩惠嚴責吏以法如所陳一社一村之制遞以信相考安有不得其實不得其實則一社一

韓曄字宣英
偕柳州例貶

村之制亦不可行矣是故乘弊政必須一定制而後兒之說乃得行焉蒙之所見及此而已永州以僻隅少知人事兒之所代者誰耶理歟獘歟理則其說行矣若其獘也蒙之說其在可用之數乎因南人來重曉之其他皆善愚不足以議願同夢得之云者兒通若秋取聖人大中之法以為理饒之理小也不足費其慮無所論刺故獨舉均賦之事以求往復而除其惑焉不習吏職而強言之宜為長者所笑弄然不如是則無以來至當之言蓋明而教之君子所以開後學也又聞兒之蒞政三日舉韓宣英以代已宣英達識多聞而習於事宜當賢者類舉今負罪屏棄凡人不敢稱道其

善又況聞於大君以二千石薦之哉是乃希世拔俗果於直道斯古人之所難而兄行之宗元與宣英同罪皆世所背馳者也兄一舉而德皆及焉祁大夫不見叔向今而預知斯舉下走之大過矣書雖多言不足導意故止於此不宣宗元再拜

利害燭照信能臣也材如八司馬爲王韋二小人所誤謫竄十年不克究其用惜哉

一以理格雖黃帝復起岐伯並生不易斯言

與崔饒州論石鍾乳書

宗元白前以所致石鍾乳非良聞子敬所餌與此類又聞子敬時憤悶動作宜以爲未得其粹美而爲麄礦燥悍所中懼傷子敬醇懿仍習謬誤故勤勤以云也再獲書辭辱徵引地理證驗多過數百言以爲土之所出乃良無不可者是將不然夫言土之出者固多良而少不可不謂其咸無不可也草木之生也依於土然即其類也而有居山之陰陽或近水或附石其性移焉又况鍾乳直產於石石之精麄疎密尋尺特異而穴之上下土之薄厚石之高下不可知則其依而產者固不一性然由其精密而出者則油然而

淸炯然而輝其竅滑以夷其肌廉以微食之使人榮華溫柔其氣宣流生胃通腸壽善康寧心平意舒其樂愉愉由其麁疎而下者則奔突結澁乍大乍小色如枯骨或類死灰淹頓不發叢齒積纇重濁頑璞食之使人偃蹇壅鬱泄火生風戟喉癢肺幽關不聰心煩喜怒肝舉氣剛不能和平故君子愼焉取其色之美而不必唯土之信以求其至精凡爲此也幸子敬餌之近不至於是故可止禦也必若土之出無不可者則東南之竹箭雖旁岐揉曲皆可以貫犀革北山之木雖離奇液瞞空中立枯者皆可以梁百尺之觀航千仞之淵冀之北土馬之所生凡其大耳短脰拘攣蹺跌薄蹄

而戉者皆可以勝百鈞馳千里雍之塊璞皆可以備砥礪徐之糞壤皆可以封大社荆之茅皆可以縮酒九江之元龜皆可以卜泗濱之石皆可以擊考若是而不大謬者少矣其在人也則魯之晨飲其羊關轂而輮輪者皆可以爲師儒盧之沽名者皆可以爲大醫西子之里惡而矉者皆可以當侯王山西之冒沒輕儳沓貪而忍者皆可以鑿凶門制閫外山東之稚騃樸鄙力農桑啖棗栗者皆可以謀謨於廟堂之上若是則反倫悖道甚矣何以異於是物哉是故經中言丹砂者以類芙蓉而有光言當歸者以類馬尾蠶首言人參者以人形黃芩以腐腸附子八角甘遂赤膚類不可悉

歟若果土宜乃善則云生某所不當又云某者艮也又經註曰始與爲上次乃廣連則不必復正爲始興也今再三爲言者唯欲得其英精以固子敬之壽非以知藥石角技能也若以服餌不必利已姑務勝人而夸辯博素不望此於子敬其不然明矣故畢其說

宗元再拜

有正論以明物理又旁推博喻以徵其必然崔饒州簡爲子厚姊夫又其後卒以服藥得狂疾此書蓋所謂垂涕泣而道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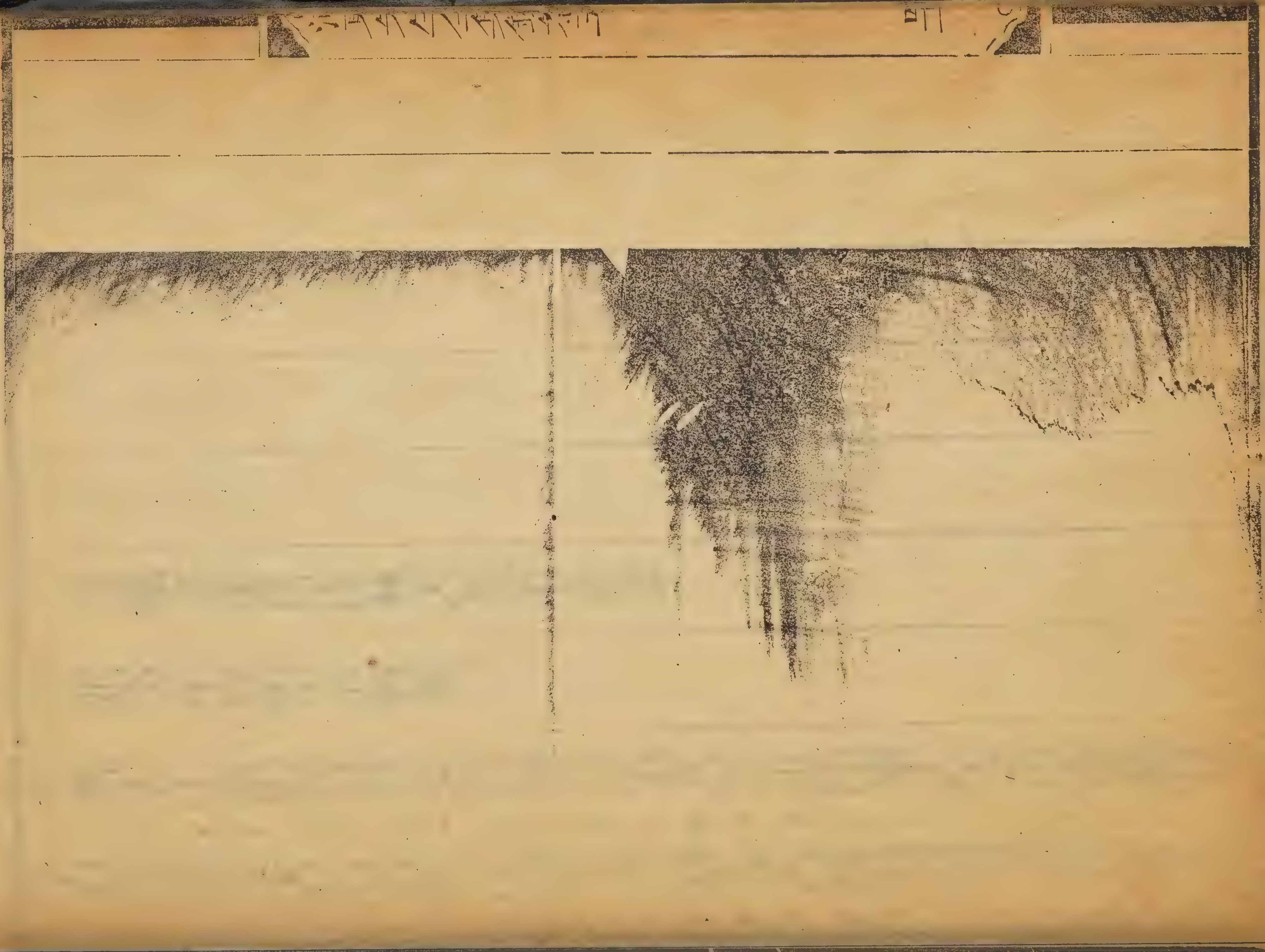
答周君巢書

奉二月九日書所以撫敎甚具無以加焉丈人用文雅從知己日以惇大府之政甚適東西來者皆曰海上多君子周爲倡焉敢再拜稱賀宗元以罪大擯廢居小州與囚徒爲朋行則若帶纆(音墨)索處則若關桎梏彳亍而無所趨拳拘而不能肆槁焉若枿隤焉若璞其形固若是則其中者可得矣然由未嘗肯道鬼神等事今丈人乃盛譽山澤之臞者以爲壽且神其道若與堯舜孔子似不相類焉何哉又曰餌藥可以久壽將分以見與固小人之所不欲得也嘗以君子之道處焉則外愚而內益智外訥而內益辯外柔而

內益剛出焉則外內若一而時動以取其宜當而生人之性得以安聖人之道得以光獲是而中雖不至耆老其道壽矣今夫山澤之臞於我無有焉視世之亂若理視人之害若利視道之悖若義我壽而生彼夭而死固無能動其肺肝焉眛眛而趍屯屯而居浩然若有餘掘草烹石以私其筋骨而日以益愚他人莫利已獨以愉若是者愈千百年滋所謂天也又何以爲高明之圖哉宗元始者講道不篤以蒙世顯利動獲大僇用是奔竄禁錮爲世之所詬病凡所設施皆以爲戾從而吠者成羣已不能明而况人乎然苟守先聖之道由大中以出雖萬受擯棄不更乎其內大都類往時

京城西與丈人言者愚不能改亦欲丈人固往時所執推而大之不爲方士所惑仕雖未達無忘生人之患則聖人之道幸甚其必有陳矣不宣宗元再拜

當與送婁圖南將入道序參看



與李睦州服氣書

二十六日宗元再拜前四五日與邑中可與遊者遊愚溪上池西小丘坐柳下酒行甚歡坐者咸望兄不能俱以爲兄由服氣以來貌加老而心少歡愉不若前去年時是時旣言皆沮然眄睞思有以已兄用斯術而未得路間一日濮陽吳武陵最輕健先作書道天地日月黃帝等下及列仙方士皆死狀出千餘字頗甚快辯伏覩兄貌笑口順而神不偕來及食時竊睨和糅燥濕與啖飲多寡猶自若是兄陽德其言而陰黜其忠也若古之强大諸侯然負固恃力敵至則諾去則肆是不可變之尤者也攻之不得則宜濟師

今吳子之師已遭諸而退矣愚敢厲銳擐堅鳴鐘鼓以進決於城下惟兄明聽之凡服氣之大不可者吳子已悉陳矣悉陳而不變者無他以服氣書多美言以為得恒久大利則又安得棄吾美言大利而從他人之苦言哉今愚甚吶不能多言大凡服氣之可不死歟不可歟壽歟夭歟康寧歟疾病歟若是者愚皆不言但以世之兩事已所經見者類之以明兄所信書必無可用愚幼時嘗嗜音見有學操琴者不能得碩師而偶傳其譜讀其聲以布其爪指蚤起則嘐嘐譊譊以逮夜又增以脂燭燭不足則諷而鼓諸席如是十年以為極工出至大都邑操於衆人之座則皆得大笑曰嘻

至精入微之言世之學秦漢學八家者能得其所不可傳方妙

何清濁之亂而疾舒之乖歟卒大慚而歸及年少長則嗜書又見有學書者亦不能得碩書獨得國故書伏而攻之其勤若向之爲琴者而年又倍焉出曰吾書之工能爲若是知書者又大笑曰是形縱而理逆卒爲天下棄又大慚而歸是二者皆極工而反棄者何哉無所師而徒狀其文也其所不可傳者卒不能得故雖窮日夜弊歲紀愈遠而不近也今兄之所以爲服氣者果誰師耶始者獨見兄傳得氣書於盧遵所伏讀三兩日遂用之其次得氣訣於李計所又參取而大施行焉是書是訣遵與計皆不能知然則兄之所以學者無碩師矣是與向之兩事者無毫末差矣宋人有得

遺契者密數其齒曰吾富可待矣兄之術或者其類是歟兄之不信今使號於天下曰孰爲李睦州友者今欲已睦州氣術者左袒不欲者右袒則凡兄之友皆左袒矣則又號曰孰爲李睦州客者今欲已睦州氣術者左袒不欲者右袒則凡兄之客皆左袒矣則又以是號於兄之宗族皆左袒矣號姻婭則左袒矣入而號之閨門之內子姓親昵則子姓親昵皆左袒矣下之號於臧獲僕妾則臧獲僕妾皆左袒矣出而號於素爲將率胥吏者則將率胥吏皆左袒矣則又之天下號曰孰爲李睦州讎者今欲已睦州氣術者左袒不欲者右袒則凡兄之讎者皆右袒矣然則利害之源不可

掩而澄有風神

宋浮與彭寵書凡舉事無爲兒雛者所快而親愛者所惜本此二語變得如許淋漓

承得欲而怵句又衍出此段政覺非此不暢

知也友者欲久存其道客者欲久存其利宗族姻婭欲久存其戚閨門之內子姓親昵欲久存其恩臧獲僕妾欲久存其主將率胥吏欲久存其勢雛欲速去其害兒之爲是術凡今天下欲兒久存者皆懼而欲兒速去者獨喜兒爲而不已則是背親而與雛夫背親而與雛不及中人者皆知其爲大戾而兒安焉固小子之所懍懍也兒其有意乎卓然自更使雛者失望而慄親者得欲而怵則愚願椎肥牛擊大豕刲羣羊以爲兒饈窮隴西之麥殫江南之稻以爲兒壽鹽東海之水以爲鹹醯敖倉之粟以爲酸極五味之適致五藏之安心恬而志逸貌美而身胖醉飽謳歌愉懌訢歡流聲

譽於無窮垂功烈而不刊不亦旨哉孰與去味以卽淡去樂以卽愁悴悴焉膚日皺肌日虛守無所師之術尊不可傳之書悲所愛而慶所憎徒曰我能堅壁拒境以爲強大是豈所謂強而大也哉無任疑懼之甚謹再拜

横空恣睢上言無師之害尤切至余嫉今之人之嘵嘵靑烏術也告之曰天文地理難言之然天文有象且有師故可測地理無常形且無常師故測之而往往不合也因舉此書二事爲人誦之然十百而無一悟者焉易惑難曉非獨堪輿矣

曲折

書 原第三十三卷

與楊誨之敦勉用和書

足下幼時未有以異於衆童僕未始知足下及至潭州乃見足下氣益和業益專端重而少言私心乃喜知舜之陶器不苦窳爲信然而舜之德可以及土泥而不化其子何哉是又不可信也則足下本有異質而開發之不早耳然開發之要在陶煦然後不失其道則足下亦教諭之至固其進如此也自今者再見足下文益奇藝益工而氣質不更於潭州時乃信知其良也中之正不惑於外君子之道也然則顯然翹然秉其正以抗於世世必爲敵讎何也

此必窺見誨之有顯然魁然之態而贈以說車

善人少不善人多故愛足下者少而害足下者多吾固欲其方其中圓其外今為足下作說車可詳觀之車之說其有益乎行於世也足下所持韓生毛穎傳來僕甚奇其書恐世人非之今作數百言知前聖不必罪俳也及賀州所未有者文又三篇此言皆不欲出於世者足下默觀之藏焉無或傳焉吾望之至也今日有北人來示將籍田赦是舉數十年之墜典必有大恩澤丈人之寃聞於朝今是舉也必復大任醜正者莫敢肆其吻矣甚賀甚賀僕罪大不得與於恩澤然其喜不減之足下者何也喜聖朝舉數十年墜典太平之路果辟則吾之昧昧之罪亦將有時而明也方築愚溪

東南爲室耕野田圃堂下以詠至理吾有足樂也足下過今年當侍從北下僕得歸溪上設肴酒以俟趨拜足下發南州當先示僕得與獵夫漁老上下水陸擇味以給膳羞雖不得久亦一時之大願也過是無可道福來辭行急不可留言不盡所發不具某頓首

備考 潭州貞元間楊憑爲潭州刺史湖南觀察使誨之父 丈人之寃元和間憑爲京兆尹李夷簡劾之貶臨賀尉

與楊誨之疏解車義第二書

張操來致足下四月十八日書始復去年十一月書言說車之說及親戚相知之道是二者吾於足下固具焉不疑又何逾歲時而乃克也徒親戚不過欲其勤讀書決科求仕不爲大過如斯已矣告之而不更則憂憂則思復之復之而又不更則悲悲則憐之何也戚也安有以堯舜孔子所傳者而往責焉者哉徒相知則思責以堯舜孔子所傳者就其道施於物斯已矣告之而不更則疑疑則思復之復之而又不更則去之何也外也安有以憂悲且憐之之志而强役焉者哉吾於足下固具是二道雖百復之亦將不已

宋儒訓詁時中陽黜而陰祖之

揭剛柔大體于先而自此極辨其不能柔之說

况一二。敢怠於言乎。僕之言車也。以內可以守。外可以行其道。今子之說曰。柔外剛中。子何取於車之疏耶。果為車柔外剛中則未必不為弊車。果為人柔外剛中則未必不為恆人。夫剛柔無常位。皆宜存乎中。有召焉者在外。則出應之。應之咸宜。謂之時中。然後得名為君子。必曰外恆柔則遭夾谷武子之臺及為蹇蹇匪躬以革君心之非。莊以蒞乎人君子其不克歟。中恆剛則當下氣怡色。濟濟切切哀矜淑問之事君子其卒病歟。吾以為剛柔同體應變若化然後能志乎道也。今子之意近是也。其號非也。內可以守。外可以行其道。吾以為至矣。而子不欲焉。是吾所以惕惕然憂且疑

精義

用肆字換却不能字是法家律眼

也今將申告子以古聖人之道書之言堯曰允恭克讓言舜曰溫恭允塞禹聞善言則拜湯乃改過不悋與吝同高宗曰啓乃心沃朕心惟此文王小心翼翼日昃不暇食坐以待旦武王引天下誅紂而代之位其意宜肆而曰予小子不敢荒寧周公踐天子之位捉髮吐哺孔子曰言忠信行篤敬其弟子言曰夫子溫良恭儉讓以得之今吾子曰自度不可能也然則自堯舜以下與子果異類耶樂放弛而愁檢局雖聖人與子同聖人能求諸中以厲乎已久則安樂之矣子則肆之其所以異乎聖者在是決也若果以聖與我異類則自堯舜以下皆宜縱目卬鼻四手八足鱗毛羽鬣飛走變

縱字又擐一律眼

化然後乃可苟不爲是則亦人耳而子舉將外之耶若然者聖自聖賢自賢衆人自衆人咸任其意又何以作言語立道理千百年天下傳道之是皆無益於世獨遺好事者藻繢文字以矜世譽聖人不足重也故曰中人以上可以語上唯上智與下愚不移吾以子近上智今其言曰自度不可能也則子果不能爲中人以上耶吾之憂且疑者以此凡儒者之所取大莫尚孔子孔子七十而縱心彼其縱之也度不踰矩而後縱之今子年有幾自度果能不踰矩乎而遽樂於縱也傳說曰唯狂克念作聖今夫狙猴之處山叫呼跳梁其輕躁狠戾異甚然得而縶之未半日則定坐求食唯人

之爲制其或優人得之加鞭箠狎而擾焉跪起趨走咸能爲人所
爲者未有一焉狂奔掣頓踣斃自絕故吾信夫狂之爲聖也今子
有賢人之資反不肯爲狂之克念者而曰我不能捨子其孰能乎
是孟子之所謂不爲也非不能也凡吾之致書爲說車皆聖道也
今子曰我不能爲車之說但當則法聖道而內無愧乃可長久嗚
呼吾車之說果不爲聖道耶吾以內可以守外可以行其道告子
今子曰我不能翦翦拘拘以同世取榮吾豈教子爲翦翦拘拘者
哉子何考吾說車之不詳也吾之所云者其道自堯舜禹湯高宗
文王武王周公孔子皆由之而子不謂聖道抑以吾爲與世同波

誨之以說車非聖道而教已以佞故力辨之

又一擧已下俱說向及物濟世處

工爲翦翦拘拘者以是敎已固迷吾文而懸定吾意甚不然也聖人不以人廢言吾雖少時與世同波然未嘗翦翦拘拘也又子自言處衆中偪側擾攘欲棄去不敢猶勉强與之居苟能是何以不克爲車之說耶忍汚雜囂譁尚可恭其體貌遜其言辭何故不可吾之說吾未嘗爲佞且僞其旨在於恭寬退讓以售聖人之道及乎人如斯而已矣堯舜之讓禹湯高宗之戒文王之小心武王之不敢荒寧周公之吐握孔子之六十九未嘗縱心彼七八聖人者所爲若是豈恆媿於心乎慢其貌肆其志茫洋而後言偃蹇而後行道人是非不顧齒頰人皆心非之曰是禮不足者甚且見罵如

是而心反不媿耶聖人之禮讓且為僞乎為佞乎今子又以行險為車之罪夫車之為道豈樂行於險耶度不得已而至乎險期勿敗而已耳夫君子亦然不求險而利也故曰危邦不入亂邦不居國無道其默足以容不幸而及於危亂期勿禍而已耳且子以及物行道為是耶非耶伊尹以生人為己任管仲釁浴以伯濟天下孔子仁之凡君子為道捨是宜無以為大者也今子書數千言皆未及此則學古道為古辭尨然而措於世其卒果何為乎是之不為而甘羅終軍以為慕棄大而錄小賤本而貴末夸世而釣奇苟求知於後世以聖人之道為不若二子僕以為過矣彼甘羅者

左右反覆得利棄信使秦背燕之親已而反與趙合以致危於燕天下是以益知秦無禮不信視函谷關若虎豹之窟羅之徒實使然也子而慕之非夸世歟彼終軍者誕譎險薄不能以道匡漢主好戰之志視天下之勞若觀蟻之移穴翫而不戚人之死於胡越者赫然千里不能諫而又縱踴之已則決起奮怒掉強越挾淫夫以媒老婦欲蠱奪人之國智不能斷而俱死焉是無異盧狗之遇嗾音叟呀呀而走不顧險阻唯嗾者之從何無已之心也子而慕之非釣奇歟二小子之道吾不欲吾子言之孔子曰是聞也非達也使二小子及孔子氏曾不得與於琴張牧皮狂者之列是固不宜

以爲的也且吾子之要於世者處耶出耶主上以聖明進有道與大化枯槁伏匿縲錮之士皆思踴躍洗沐期輔堯舜萬一有所不及丈人方用德藝達於邦家爲大官以立於天下吾子雖欲爲處何可得也則固出而已矣將出於世而仕未二十而任其心吾爲子不取也馮婦好搏虎卒爲善士周處狂橫一旦改節皆老而自克今子素善士年又甚少血氣未定而忽欲爲阮咸嵇康之所爲守而不化不肯入堯舜之道此甚未可也吾意足下所以云云者惡佞之尤而不悅於恭耳觀過而知仁彌見吾子之方其中也其乏之者獨外之圓耳屈子曰懲於羹者而吹虀吾子其類是歟佞之

抱前剛柔同體應變若化意

惡而恭反得罪聖人所貴乎中者能時其時也茍不適其道則肆與佞同山雖高水雖下其爲險而害也要之不異足下當取吾說車中而復之非爲佞而利於險也明矣吾子惡乎佞而恭且不欲今吾（洗發）又以圓告子則圓之爲號固子之所宜甚惡乃於恭也又將千百焉然吾所謂圓者不如世之突梯苟負以矜利乎已者也固若輪焉非特於可進也銳而不滯亦將於可退也安而不挫欲如循環之無窮不欲如轉丸之走下也乾健而運離麗而行夫豈不以圓克乎而惡之也吾年十七求進士四年乃得舉二十四求博學宏詞科二年乃得仕其間與恆人爲群輩數十百人當時志氣

以已爲鑒負
入世之難

類足下。時遭訕罵詬辱。不爲之面。則爲之背。積八九年。日思摧其形。鋤其氣。雖甚自折挫。然已得號爲狂疎人矣。及爲藍田尉。留府庭。旦暮走謁於大官堂下。與卒伍無別。居曹。則俗吏滿前。更說買賣。商算贏縮。又二年。爲此度不能去。益學老子和其光同其塵。雖自以爲得然。已得號爲輕薄人矣。及爲御史郎官。自以登朝廷。利害益大。愈恐懼。思欲不失色於人。雖戒勵加切。然卒不免爲連累廢逐。猶以前時遭狂疎輕薄之號。既聞於人。爲恭讓未洽。故罪至而無所明之。到永州七年矣。蚤夜惶惶。追思咎過。往來甚熟。講堯舜孔子之道亦熟。益知出於世者之難自任也。今足下未爲僕嚮

所陳者宜乎欲任己之志此與僕少時何異然循吾嚮所陳者而由之然後知難耳今吾先盡陳者不欲足下如吾更訕辱被稱號已不信於世而後知慕中道費力而多害故勤勤焉云爾而不已也子其詳之熟之無徒爲煩言往復幸甚又所言書意有不可者令僕專專爲掩匿覆蓋之慎勿與不知者道此又非也凡吾與子往復皆爲言道道固公物非可私而有假令子之言非是則子當自求暴揚之使人皆得刺列卒采其可者以正乎己然後道可顯達也今乃專欲覆蓋掩匿是固自任其志而不求益者之爲也士傳言庶人謗於道子產之鄉校不毀獨何如哉君子之過如日月

之蝕又何益乎是事吾不能奉子之教矣幸悉之足下所爲書言文章極正其辭奧雅後來之馳於是道者吾子且爲蒲捎駃騠何可當也其說韓愈處甚好其他但用莊子國語文字太多反累正氣果能遺是則大善矣憂閔廢錮悼籍田之罷意思懇懇誠愛我厚者吾自度罪大敢以是爲欣且戚耶但當把鋤荷臿決溪泉爲圃以給茹其隟則浚溝池藝樹木行歌坐釣望青天白雲以此爲適亦足老死無戚戚者時時讀書不忘聖人之道已不能用有我信者則以告之朝廷更宰相來政事益修丈人日夕還北闕吾待子郭南亭上期口言不久矣至是當盡吾說今因道人行粗道大

旨如此宗元白

懃懃懇懇欲自節一語不得親厚之情見乎辭○縱心恣肆篇

法政嚴

添毫

賀進士王參元失火書

得楊八書知足下遇火災家無餘儲僕始聞而駭中而疑終乃大喜蓋將弔而更以賀也道遠言略猶未能究知其狀若果蕩焉泯焉而悉無有乃吾所以尤賀者也足下勤奉養樂朝夕惟恬安無事是望也今乃有焚煬赫烈之虞以震駭左右而脂膏滫瀡之具或以不給吾是以始而駭也凡人之言皆曰盈虛倚伏去來之不可常或將大有爲也乃始厄困震悸於是有水火之孽有羣小之慍勞苦變動而後能光明古之人皆然斯道遼闊誕漫雖聖人不能以是必信是故中而疑也以足下讀古人書爲文章善小學其

爲多能若是而進不能出羣士之上以取顯貴者蓋無他焉京城人多言足下家有積貨士之好廉名者皆畏忌不敢道足下之善獨自得之心蓄之銜忍而不出諸口以公道之難明而世之多嫌也一出口則嗤嗤者以爲得重賂僕自貞元十五年見足下之文章蓄之者蓋六七年未嘗言是僕私一身而負公道久矣非特負足下也及爲御史尚書郎自以幸爲天子近臣得奮其舌思以發明足下之鬱塞然時稱道於行列猶有顧視而竊笑者僕良恨修己之不亮素譽之不立而爲世嫌之所加常與孟幾道言而痛之乃今幸爲天火之所滌盪凡衆之疑慮舉爲灰埃黔其廬赭其垣

以示其無有而足下之才能乃可以顯白而不汚其實出矣是祝融回祿之相吾子也則僕與幾道十年之相知不若茲火一夕之爲足下譽也宥而彰之使夫蓄於心者咸得開其喙發策決科者授子而不慄雖欲如嚮之蓄縮受侮其可得乎於茲吾有望於子是以終乃大喜也古者列國有災同位者皆相弔許不弔災君子惡之今吾之所陳若是有以異乎古故將弔而更以賀也顏曾之養其爲樂也大矣又何闕焉足下前要僕文章古書極不忘候得數十幅乃併往耳吳二十一武陵來言足下爲醉賦及對問大善可寄一本僕近亦好作文與在京城時頗異思與足下輩言之桎

梏甚固未可得也因入南來致書訪死生不悉宗元白

間架文甚活變東坡先生目爲怪怪奇奇有以也

答韋中立論師道書

二十一日宗元白辱書云欲相師僕道不篤業甚淺近環顧其中未見可師者雖嘗好言論爲文章甚不自是也不意吾子自京師來蠻夷間乃幸見取僕自卜固無取假令有取亦不敢爲人師爲衆人師且不敢況敢爲吾子師乎孟子稱人之患在好爲人師由魏晉氏以下人益不事師今之世不聞有師有輒譁笑之以爲狂人獨韓愈奮不顧流俗犯笑侮收召後學作師說因抗顏而爲師世果羣怪聚罵指目牽引而增與爲言詞愈以是得狂名居長安

然字轉後人以薄譏之余謂數語直可節蓋上意已足即不自標自亦無不可

炊不暇熟又挈挈而東如是者數矣屈子賦曰邑犬羣吠吠所怪也僕往聞庸蜀之南恒雨少日日出則犬吠余以爲過言前六七年僕來南二年冬幸大雪踰嶺被南越中數州數州之犬皆蒼黃吠噬狂走者累日至無雪乃已然後始信前所聞者今韓愈既自以爲蜀之日而吾子又欲使吾爲越之雪不以病乎非獨見病亦以病吾子然雪與日豈有過哉顧吠者犬耳度今天下不吠者幾人而誰敢衒怪於羣目以召鬧取怒乎僕自謫過以來益少志慮居南中九年增脚氣病漸不喜鬧豈可使呶呶者早暮咈吾耳騷吾心則固僵仆煩憒愈不可過矣平居望外遭齒舌不少獨欠爲

人師耳抑又聞之古者重冠禮將以責成人之道是聖人所尤用心者也數百年來人不復行近有孫昌胤者獨發憤行之既成禮明日造朝至外廷薦笏言於卿士曰某子冠畢應之者咸憮然京兆尹鄭叔則怫然曳笏却立曰何預我耶廷中皆大笑天下不以非鄭尹而快孫子何哉獨爲所不爲也今之命師者大類此吾子行厚而辭深凡所作皆恢恢然有古人形貌雖僕敢爲師亦何所增加也假而以僕年先吾子聞道著書之日不後誠欲往來言所聞則僕固願悉陳中所得者吾子苟自擇之取某事去某事則可矣若定是非以敎吾子僕材不足而又畏前所陳者其爲不敢也

抑之揚之兩邊都到南渡以來大概闕少一邊而于抑之廉之固

決矣吾子前所欲見吾文既悉以陳之非以耀明于子聊欲以觀子氣色誠好惡何如也今書來言者皆大過吾子誠非佞譽誣諛之徒直見愛甚故然耳始吾幼且少為文章以辭為工及長乃知文者以明道是固不苟為炳炳烺烺務采色夸聲音而以為能也凡吾所陳皆自謂近道而不知道之果近乎遠乎吾子好道而可吾文或者其於道不遠矣故吾每為文章未嘗敢以輕心掉之懼其剽而不留也未嘗敢以怠心易之懼其弛而不嚴也未嘗敢以昏氣出之懼其昧沒而雜也未嘗敢以矜氣作之懼其偃蹇而驕也抑之欲其奧揚之欲其明疏之欲其通廉之欲其節激而發之

而存之其闕滋甚斯文不振有自來矣

第三節尤先生所得力

欲其清固而存之欲其重此吾所以羽翼夫道也本之書以求其質本之詩以求其恆本之禮以求其宜本之春秋以求其斷本之易以求其動此吾所以取道之原也參之穀梁氏以厲其氣參之孟荀以暢其支參之莊老以肆其端參之國語以博其趣參之離騷以致其幽參之太史以著其潔此吾所以旁推交通而以爲之文也凡若此者果是耶非耶有取乎抑其無取乎吾子幸觀焉擇焉有餘以告焉苟亟來以廣是道子不有得焉則我得矣又何以師云爾哉取其實而去其名無招越蜀吠怪而爲外廷所笑則幸矣宗元復白

輯評樓枋得曰看子厚論文三節議論則子厚平生用力于文字處一一可考韓退之蘇老泉陳后山凡以文名家者人人皆有經歷但各有入頭處與自得處耳

先生不敢爲人師卽此書巳犖然爲百世之師

大聲疾呼諸儒猶有魘而

答嚴厚與論師道書

二十五日某白馮翊嚴生足下得生書言爲師之說怪僕所作師友箴與答韋中立書欲變僕不爲師之志而屈已爲弟子凡僕所爲二文其卒果不異僕之所避者名也所憂者其實也實不可一日忘僕聊歌以爲箴行且求中以益已慄慄不敢暇又不敢自謂有可師乎人者耳若乃名者方爲薄世笑罵僕脆怯尤不足當也內不足爲外不足當衆口雖懇懇見迫其若吾子何實之要二文中皆是也吾子其詳讀之僕見解不出此吾子所云仲尼之說豈易耶仲尼可學不可爲也學之至斯則仲尼矣未至而欲行仲尼

嚥者

之事若宋襄公好霸而敗國卒中矢而死仲尼豈易言耶馬融鄭玄者二子獨章句師耳今世固不少章句師僕幸非其人吾子欲之其有樂而望吾子者矣言道講古窮文辭以爲師則固吾屬事僕才能勇敢不如韓退之故又不爲人師人之所見有同異吾子無以韓責我若曰僕拒千百人又非也僕之所拒拒爲師弟子名而不取當其禮者也若言道講古窮文辭有來問我者吾豈嘗瞋目閉口耶敬叔吾所信愛今不得見其人又不敢廢其言吾子文甚暢遠慨慨乎其闢大路將疾馳也攻其車肥其馬長其策調其六轡中道之行大都捨是又奚師歟亟謀於知道者而考諸古師

不乏矣幸而與來終日與吾子言不敢倦不敢愛不敢肆苟去其名全其實以其餘易其不足亦可交以為師矣如此無世俗累而有益乎已古今未有好道而避是者宗元白

報袁君陳秀才避師名書

秀才足下。僕避師名久矣。往在京師。後學之士到僕門。日或數十人。僕不敢虛其來意。有長必出之。有不至。必惎之。其敎也。雖若是。當時無師弟子之說。其所不樂爲者。非以師爲非。弟子爲罪也。有兩事。故不能。自視以爲不足爲。一也。世久無師弟子。決爲之。且見非。且見罪。懼而不爲。二也。其大說具答韋中立書。今以往。可觀之。、秀才貌甚堅。辭甚強。僕自始覿。固奇秀才。及見兩文。愈益奇。雖在、、、、、、、、、京都日數十人到門者。誰出秀才右耶。前已畢（一作必）秀才可爲成人。僕之心固虛矣。又何鯤鵬互鄉於尺牘哉。秋風益高。暑氣益衰。

可偶居卒談。秀才時見咨。僕有諸內者。不敢愛惜。大都文以行爲本。在先誠其中。其外者當先讀六經。次論語孟軻書。皆經言。左氏國語莊周屈原之辭。稍采取之。穀梁子太史公甚峻潔。可以出入。餘書俟文成異日討也。其歸在不出孔子。此其古人賢士所懍懍者。求孔子之道。不於異書。秀才志於道。慎勿怪勿雜勿務速顯。道苟成則勃然爾。久則蔚然爾。源而流者歲旱不涸。蓄穀者不病凶年。蓄珠玉者不虞殍死矣。然則成而久者。其術可見。雖孔子在。爲秀才計。未必過此。不具。宗元白

命之矣且詳說之矣

答韋珩示韓愈相推以文墨事書

足下所封示退之書云欲推避僕以文墨事且以勵足下若退之之才過僕數人尚不宜推避於僕非其實可知固相假借爲之詞耳退之所敬者司馬遷楊雄遷於退之固相上下若雄者如太玄法言及四愁賦退之獨未作耳決作之加恢奇至他文過楊雄遠甚雄文遺言措意頗短局滯澁不若退之猖狂恣睢肆意有所作若然者使雄來尚不宜推避而況僕耶彼好獎人善以爲不屈已善不可獎故慊慊云爾也足下幸勿信之且足下志氣高好讀南北史書通國朝事穿穴古今後來無能和而僕稚騃卒無所爲但

數轉如珠走盤

趑趄文墨筆硯淺事今退之不以吾子勵僕而反以僕勵吾子愈非所宜然卒篇欲足下自挫抑合當世事以固當雖僕亦知無出此吾子年甚少知已者如麻不患不顯患道不立耳此僕以自勵亦以佐退之勵足下不宣宗元頓首再拜

楊韓優劣定于此矣韓柳二公惟相匹故交相知惟相知故交相推必謂文人相輕亦見其一耳

答貢士廖有方論文書

三日宗元白得秀才書知欲僕爲序然吾爲文非苟然易也於秀才則吾不敢愛吾在京都時好以文寵後輩由吾文知名者亦爲不少焉自遭斥逐禁錮益爲輕薄小兒譁囂羣朋增飾無狀當途人率謂僕垢汚重厚舉將去而遠之今不自料而序秀才秀才無乃未得嚮時之益而受後事之累吾是以懼潔然盛服而與負塗者處而又何賴焉然觀秀才勤懇意甚久遠不爲頊刻私利欲以就文雅則吾曷敢以讓當爲秀才言之然而無顯出於今之世視不爲流俗所扇動者乃以示之既無以累秀才亦不增僕之詬罵

也計無宜於此若果能是則吾之荒言出矣宗元白

悲婉

答吳秀才謝示新文書

某白向得秀才書及文章類前時所辱遠甚多賀多賀秀才志爲文章又在族父處蚤夜孜孜何畏不日日新又日新也雖間不奉對苟文益日新則若亟見矣夫觀文章宜若懸衡然增之銖兩則俯反是則仰無可私者秀才誠欲令吾俯乎則莫若增重其文今觀秀才所增益者不啻銖兩吾固伏膺而俯矣愈重則吾俯滋甚秀才其懋焉苟增而不已則吾首懼至地耳又何閒疎之患乎還答不悉宗元白

常語翻新

復杜溫夫書

二十五日宗元白兩月來三辱生書書皆逾千言意若相望僕以不對答引譽者然僕誠過也而生與吾文又十卷噫亦多矣文多而書頻吾不對答而引譽宜可自反而來徵不肯相見亟拜亟問其得終無辭乎凡生十卷之文吾已略觀之矣吾性騃滯多所去（去字疑訛）甚諭安敢懸斷是且非耶書抵吾必曰周孔安可當也語人必於其倫生以直躬見抵宜無所諛道而不幸乃曰周孔吾豈得無駭怪且疑生悖亂浮誕無所取幅尺以故愈不對答來柳州見一刺史即周孔之今而去我道連而謁於潮之二邦又得二周孔

自唐而來朝
市廛邈山川
亦易高峭爲

去之京師京師顯人爲文詞立聲名以千數又宜得周孔千百何
吾生胸中擾擾焉多周孔哉吾雖少爲文不能自雕斵引筆行墨
快意累累意盡便止亦何所師法立言狀物未嘗求過人亦不能
明辨生之才致但見生用助字不當律令唯以此奉答所謂乎歟
耶哉夫者疑辭也矣耳焉也者決辭也今生則一之宜考前聞人
所使用與吾言類且異愼思之則一益也庾桑子言藿蠋鵠卵者
吾取焉道遼而謁於潮其卒可化乎然世之求知音者一遇其人
或爲十數文卽務往京師急日月犯風雨走謁門戸以冀苟得今
生年非甚少而自荆來柳自柳將道連而謁於潮途遠而深矣則

谷深谷為陵而此風不變異哉

其志果有異乎又狀貌嶷然類丈夫視端形直心無岐徑其質氣誠可也獨要謹充之爾謹充之則非吾獨能生勿怨亟之二邦以取法時思吾言非固拒生者孟子曰余不屑之教誨也者是亦教誨之而已矣宗元白

備考 連潮時劉夢得為連州韓退之為潮州 庚桑子言奔蜂不能化藿蠋越雞不能伏鵠卵見莊子藿蠋豆藿中大青虫也

游客中無行誼之尤者然士君子讀之且急自檢點勿罵杜

艱以陷乎大阨窮躓殞墜廢爲孤囚日號而望者十四年矣其不顧而去與顧而深曠者俱不乏焉然猶仰首伸吭張目而視曰庶幾乎其有異俗之心非常之力當路而垂仁者耶今閣下以仁義正直入居相位宗元實竊拊心自慶以爲獲其所望故敢致其詞以聲其哀若又捨而不顧則知沉埋踣斃無復振矣伏惟動心焉宗元得罪之由致謗之自以閣下之明其知之久矣繁言蔓詞秖益爲黷伏惟念墜者之至窮錫烏獲之餘力舒千尋之綆垂千仞之艱致其不可遇之遇以卒成其幸庶號而望者得畢其誠無使呼憤自斃沒有餘恨則士之死於門下者宜無先焉生之通塞決

在此畢無任戰汗隕越之至不宜宗元惶恐再拜

【備考】三塗 見左傳四岳三塗九州之險也

設險本國策其文雄博兼有漢氣

河東先生全集錄卷五 終

河東先生全集錄卷五

以聲其哀若文捨而不顧則卿沉埋蹤磐無復振發矣伏惟動心[illegible]

宗元得罪之由致謗之自以閣下之明其知之久矣繁言蔓詞祗

益[illegible]之餘力舒下寺之頹垂初

之[illegible]成其幸甚號而望者得畢其誠無使

[illegible]之通其決

議論本國策其文雄博兼有漢氣

備考

三錄 拳力州之險也 見左傳四年三

在此衆無任抃賀踴之至不宣宗元惶恐再拜